

清华文学

三期

1947.3



惆悵

棟森 二五

挖煤

大榮 二五

月夜

子雨 二六

待題

寄梁慶煜師

梅德生 二六

死

兼士 二七

文學的工作

藍田 二八

鄉村的悲劇

宗筑 二三

疏散

文淳 二四

虛驚

懷玄 二四

談新文學

耳常 三〇

小黑的悲哀

項虞 一

湖畔之歌

澤燐 二

鄉居外一章

林蒲 六



寒月夜

譚枏 九

詞與蘇辛詞

半僧 三

缺陷美

唐明皇藝術生活淺識之一

總愚 七

少年遊

寂寞 八

我對於集訓的觀感

鄒家隆 五

懺悔

忌家 一〇

詩人的課題

方敬 一一

夢與曙光

梅瀚 一三

飽死鬼

一亨 一四

花溪的秋

開定 一五

海的呼喚

健華 十六

病中驚悟

廬山 十八

別滬航行

唐寶鑫 二〇

小黑的悲哀

項虞

小黑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有思想的狗了。他的人生觀是新穎的；他頗有一副玲瓏的外相；也有很美麗的理想，他很驕傲，『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他的口號；也實在不錯，像他這樣清潔高貴的身體，的確相當少有。

今天早上，牠直到八點鐘才起來，一時有點悻悻然，因為他是讓他的主人給打醒的：他正在做夢，夢見他和花花結婚了；他很愛她，因為她很美麗，也很清潔，清潔的他覺得他是應該和她結合的。可是，不幸主的棍子將他的美夢打斷了；他正想罵主人兩句，轉眼一想，也就罷了。他吃是吃了主人的飯，可是却覺得主人實在不太夠資格——因為他覺得主人太粗鄙了，常常讓他去舐屎，他是不屑於去吃屎的，雖然屎的味道相當香，他認為那是野狗的食物，不是他這種高貴的狗所能沾染問津的。面子問題，非同小可。但是，話又說回來，當他很餓的時候，他也稍稍嘗過一點，但那不過是很不得已的舉動而已。

現在，主人喚他去吃飯了。他相當快樂，因為今天天氣很不錯，吃完飯可以到城裏去走走。於是，他很快的吃完了飯，舐舐嘴，出了門來，可巧第一眼就看見花花，他覺得有些飄飄然，然而却也相當理智，跑了一些圈子才去招呼她：

「花花，呢……我覺得今天天氣很不壞呀，你呢？」

「是的，因為這樣，我預備到鄉下去走走」

「正好啊！我也預備下鄉去走走，我們一塊兒去，好嗎？」雖然小黑想進城去，可是他這樣說。

他們一起走到鄉下去，沿路遊覽風景，呼吸新鮮空氣，煞是自在；可是小黑終是有事在心，也沒心去欣賞那美麗的景緻，只是一味的走着，猶豫着，他想：「花花大概不愛我吧，怎麼她沒有什麼表示呢？其實，照理說來，她非愛我不可，因為我高貴，

清潔，難道她喜歡小黃嗎？不會，他一天到晚只是吃屎，小灰？小白？不會不會……不會——可是……這怎麼辦呢？我又沒有勇氣去向她……唉。」可把小黑弄得沒法子了，可是他到底是有辦法的，是有勇氣的，向着天，他默默的祈禱了一遍。

他們走到一條小溪，有美麗的風景，他們俯視溪水，清澈見底，小黑看溪裏的倒影，用前脚理了理身上的毫毛，似乎增加了無限的勇氣，他終於開口了。

「花花……我昨晚上做了一個夢。」

「什麼……個夢嗎？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啊！」

「我夢見……我和你結婚……嘻嘻」

「……」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玩」

「什麼？」小黑兩眼死盯着花花，有時看看自己，他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小黃一天到晚吃屎呢？花花」

「……」

「花花……我：我實在愛你……你能接受我的愛嗎？」

「呀！你都會愛我嗎？你不是說我是一個無賴的女兒嗎？」

花花大叫了出來。

「這……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並沒有說過呀！」

哼：你還想瞞我，小黃告訴我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告訴你，我和小黃已經決定在下個月結婚了。你最好不要跟我嚼嘴。花花一面說一面走了，直到很遠，小黑彷彿還能聽到她的聲音。

「哎呀……小黃啊……想不到你這吃屎的傢伙……我却吃了你的虧了」。小黑曾經一度的想自殺，可是，這是不會實現的，因為小黑覺得他還可以活下去。

湖

畔

之

歌

澤

燈

(一)

黃昏的薄幕由微黃而進入蒼鬱的色澤，在這靜靜的湖畔一切的景物都詩化了，在擺動的樹梢，星星和月姊姊已露出溫柔的笑面；水面上廣闊無際的普照着她們的光輝。金蛙，流螢，以及那隻善歌的夜鶯都應了睡白蓮仙子的邀約而出場了。在這樣一個幽靜的湖邊來一個跳舞會是多麼美妙的事呀！

「哦！我願美景長留，讓我來歌頌這塊好地方，和這裏的好主人。」夜鶯愉快的稱讚着。

「蓮姊姊有美玉無瑕的潔白的芳容，一瓣沁人的香心，在這裏，我度過了多少個美夢的夏夜！」流螢補充着說。

「你們別太誇獎我了，你瞧：月姊姊在偷着笑我們了！」

金蛙是一個最急性的傢伙，他先鼓動了「唧唧」的嗓子，於是跳舞會開始了，在平闊而溜滑的荷葉上舞蹈是誰都歡喜的，同時也難免到白蓮姑娘的邀請。他們的舞步隨着歌聲由緩慢而急驟，早已盪出了人間的世界，而歌聲也隨着情緒的高漲而抑揚開展，讓微風更把這快樂的消息，吹送到遠方……

(二)

離開不到半里路的山谷裏躺着一位牧牛的兒郎，他是被這個靜靜的月夜所陶醉，發狂得去吻那浴着月光的草地。他的懷中擁了一束剛摘下來的小花，背上是一隻終年伴他度過寂寞的短笛，他在美夢中被遠方傳來的歌聲所喚醒，他一步一步走向這聲音的源頭。

「哦：這原來是我理想中的一幅圖畫！爲了它，我曾找遍了天涯！白衣的人兒，你是那裏來的慈悲天使？你的心胸，容納了天下萬物，可讓我的哀愁也在你面前溶化了，像一滴雨水消失在大海中？」

白蓮首先聽到了這個陌生人的陌生聲音，覺得十分驚奇，同時也就在柳樹的背後發現了他在窺探她們的跳舞會……

着實她的心胸真能包羅萬象，牧童是被邀入了他們的快樂場中，他是多麼的幸福，若果他的同伴們看到了他，一定都會嫉妬他這美好的命運，這落落大方的女郎毫無疑懼的和他同舞起來，他不敢相信這不是夢，這比他所夢想得到的還要撲朔迷離。

「姑娘，我願跪下來獻上我這束美麗的鮮花，我要求你，使我能吻一吻你的足尖，我的破碎的心房在你的歌聲的撫摸之下又能拚合起來，在你光輝的眸子裏我看到了人生的意義……」

他們都被感動得流淚，也在爲他的遭遇太息！哦！他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一個失了母愛而被人屏棄的孩子。

「來吧！可憐的人兒，你可以在這裏得到安慰，這裏將會使你沒有痛苦的記憶，沒有貧富貴賤的階級之分，受苦的人們都可以到這裏來安息。安心留下罷，我可憐的小弟弟！」

「快停止你的悲哀吧！我們都願意和你在一塊兒做朋友！」金蛙，螢虫，夜鶯都挺着胸向他保證。

「我不能再說別的了，我對於你們的感激只有流淚……」。

像這樣快樂的晚下，像這樣的盛會他不止參加過一次，春天，夏天，秋天，以至於白雪茫茫的冬夜，每段時間都有它的樂趣，都足以使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他的短笛也忘掉了以往的哀歌，吹出了歡愉明快的調子。

(三)

一夕，這裏突然遭到了一陣暴風雨的摧殘，湖畔的一切都被牠敲得粉碎，這一片荒涼，水面浮着幾點隨波起伏的殘片！白蓮姑娘破碎的衣飾，流螢的翅膀，被打濕得不能飛翔而死了。金蛙，夜鶯，離散着，不知去向。在夜裏，不是星星和月姊姊的笑臉，而是一片漆黑。那面是東？那面是西？那裏是生命的曙光？那裏是和平的煥彩啊？

一切傳來的聲音，只是暴風雨的訊息，表明這裏還要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摧毀，不可抗拒的黑夜將統治下去！繼續統治下去呢！

這時我們的短笛歌者，他正徘徊在湖畔，他痛哭，哀傷，憎恨！他正徘徊在湖畔，他不相信光明是封閉得那麼緊而沒有再翻身的時候，黑夜是那樣的長永遠不會有完結的時候，但暴風雨的凶鋒並不因此而消滅。

在長時間的疑惑與躊躇中他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光明不是坐待而得的，哭泣只會加速自己的毀滅，於是他像得到了安慰一般地鎮靜下來，邁開沉重的步履走入黑暗，他準備作長途的跋涉，走盡黑暗，走向光明，他會和白蓮仙子重見面的！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完

詞與蘇

辛詞

半僧

在唐代有一種新興的詩的體裁出現，這就是詞。詞的產生，是適應音樂上的需要。原來詩是可以歌的，經過一代一代的演變，詩的形體被僵化了，詩的排列太整齊了，換句話說，對於歌詠不太適宜了。於是長短句的詞便應運而興，成爲一種新興體裁，起來代替詩在音樂上的地位。詞究竟始創於何人？至今尚無定論。有人說，詞創於李白，舉他的菩薩蠻爲證。不過事實上這首菩薩蠻是否第一首詞，也很成問題；而作者是否爲李白，已很有疑問。所以關於詞的起源問題，此時還是懸案。

「詞興于唐，盛于宋。」自唐末到北宋，有不少大詞人出現。這期間的名作，多數被收在花間集裏。這被譽爲「倚聲填詞之祖」的花間集，大都是講兒女私情的綺麗纏綿之作；而綺麗纏綿隱約含蓄，也就成爲花間派獨特的作風了。爲什麼這期間詞的作風是如此的？追根究底，可以得到一個解答：當時習尚：歌詞的人大都是十七、八歲的妙齡歌妓，聽衆所歡迎的當然是一「楊柳岸曉風殘月」的詞句，這便是花間派的詞之所以盛行的主要的社會原因。還有一點是作者間互相的影響的：詞的作

風，既有人開風氣之先，一時要另開途徑，頗不容易。不過，文學的園地是逐漸開拓隨時演進的。花間集後，詞與音樂的關係也不像以往那樣密切了（因爲歌詞之風不盛了）詞的意境也慢慢跳出綺麗纏綿的圈子，等蘇軾出來，他所開創的詞，已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了。這作風至南宋辛棄疾而有了登峯造極的成就。的確，詞的風格到了蘇軾是一個大的轉捩點，但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意味或說明了蘇軾的風格不受他以前詞人的影響。蘇軾是開拓詞域的一大功臣，但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帶路了，這只消比較一下李後主、溫庭筠或韋莊之作品，就可以明顯看出來。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的風格與他以前的詞人們迥乎不同了。王世貞說得不錯：「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此外還有范仲淹的漁家傲。我覺得他們都是蘇軾的先驅者。蘇軾的成功，是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加上他自己的天才與努力而造成的。辛棄疾則是集蘇軾等的大成的大詞人。蘇辛棄自成一派，四庫提要雖稱讚他們

的功績，但目這一派的詞爲別格變調。陳師道說：「蘇軾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這種偏見，葉紹鈞先生在他選注的蘇辛詞的緒言裏駁得很透澈。一般的講來，稱讚他們的人居多。胡寅說：「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遠望，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埃之外，于是花間爲皂隸，而者卿爲興臺矣。」彭孫適說：「稼軒詞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劉熙載說：「稼軒龍騰虎踞，任古書中俚語俗語，一經運用，使得風姿，天姿是何畎畝。」以上諸家評語，除胡寅外，不失爲的評。胡氏以：「花間爲皂隸，者卿爲興臺。」對於花間派的詞，過分抹殺了。所以他的阿諛話，變爲蘇詞的一個負擔。大凡成功的文藝作品都是表現作者的風格，與作者對其所處時代的理解。作者個性是決定他作品風格的主要成分；而作品內容則有待於他所處的環境及他對於環境的看法而決定。因之，詞作者的個性，環境，再加上他在文學方面的修養，整個地決定了他的詞型。我們不能要求只讓某一種詞型存在，事實上也斷無此理，作不到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李後主一定寫不出來。正因為各詞家有獨特的個性，不同的身世和才情，所以才有各種詞型產生，詞的領域裏才能蘭桂齊香，燦爛奪目，完美無缺。我們不願意「花間派」的詞佔盡詞壇的風騷，也不願蘇辛一派的詞稱王獨霸。設非如此，詞人不顧自己的個性和環境，一意模倣某一個詞人，某一種詞型，「為賦新詞強說愁」是多麼無味的事，同時，也作不出好詞來的。因為任何兩個人的個性和環境決不可能盡同，學人一定學不到家，即使學到了家，又有什麼用呢？苦心孤詣做他人的奴隸，真是何苦來！清代納蘭性德，以模倣李後主著稱，但他只不過成為一詞匠，而不能稱為詞家。詞家必須有自己特異的風格。我們不要專學某一個人，而要將各家詞作潛心究討，融會各家之長，自然而然妙筆天成的寫來，滲入自己的個性，而成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這是學也且創作。至於好些人學辛詞，但只能得其粗糲，他的氣概與情深處是不容易學到的。詞有本色，是假裝不來的。國色女子，濃妝固增妖艷，淡抹亦別具風姿，而「衣裳不整下堂來」，更有說不出的風流，這是因為她本色高。東施效顰，益增醜態罷了。或謂後主詞如「粗服亂頭」。強學後主，勢必如癩瘡

疤女人，蓬頭垢面而來，人避之唯恐不及。強學蘇辛，結果也是如此。實則欣賞詩詞，免不了主觀的成見，就如欣賞女人一樣。個性與環境，就是讀詞的情人的眼。我相信「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一定比較喜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句，而對「大江東去」一類的詞句，不會太感覺興趣。亡國之君，讀李後主的詞，一定比常人體會得更深，詞中的境界，就如同是他自己的一般。我們說蘇辛的詞，內容比「花間派」的詞廣泛，但不見得蘇辛的每一首詞，都比「花間派」的詞好。這點我們必須認清。

有謂蘇辛的詞超逸豪邁，是就大體上說。劉克莊說辛詞：「雅麗縝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確是的語。且讓我們看看他的念奴嬌：「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聞過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蘇詞綺麗的比辛的更要多一點。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却被無情惱。」賀

新郎：「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持生絹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柱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禮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然而蘇詞哀而不傷，雖極傷心話，亦多以感慨出之，仔細吟來，方能領會得其中深意。辛詞感情強烈，周濟曰：「稼軒鬱勃，故情深。」是真知辛詞者。可是，即使是傷春意緒，一出稼軒之口，便別具風姿，不作纏綿態。如滿江紅：「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裏，一番風雨，一番狼藉。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頗有人以蘇辛的詞不協音律為病，也有人替他遮蓋。晁補之曰：「居士詞人謂多不協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無論怎樣說，不協音律，總是一個缺點，因為詩詞之美，兼在音律。又有人說他們不願剪裁以就音律，這也是實情。好在今日詞只僅僅是詩體的一種，雖不甚協律，不足深病。文學貴乎創造。欲有所創造，必須培植文學上的修養（情與知兩方面）。要入世，攝取新的資料。又要能跳出半天空——即出世——然後才能創造。

我對於集訓的觀感

鄒家隆

一個即將受集訓的學生，爲了集訓之足以延遲他的升學，耽誤他最珍貴的一年時光，所以他對於集訓，除了滿腹的牢騷之外，還有什麼好的觀感可言呢？不過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們對於任何事情，不應專作主觀的報怨，應該多作客觀的批評；因爲主觀的報怨會抹煞一件事的真正價值，惟有客觀的批評才能衡量出牠實際的利害，以此，我願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將我對於集訓的幾點觀感，略述於後：

(一) 集訓的真正目的何在？

有人認爲學生集訓，目的在統制學生思想，其實不然，中學畢業的學生，雖然思想還未成熟，近朱易赤，近墨易黑，但是要望用短期的集訓，將他們的思想，根本動搖或完全納入定型，則萬難做到。又有人認爲學生集訓，目的在訓練內戰幹部，這一種觀察我更不敢贊同，因爲一個曾受過高等教育青年，他是具有相當的理智，且不易受人欺騙或裹脅，如果政府真想利用學生去打內戰，這不但不可能，反而激起學生的反對，失去人民的信心，政府決不致做出這樣不智的事來，所以，我認

爲集訓的目的，應該是下面兩點：第一普及國民軍事教育——從目前國際間種種跡象觀察，世界和平的永奠，似乎無從捉摸，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極端對立的集團，業已形成，兩者間之猜忌和磨擦，表現得相當的尖銳與深刻，這種矛盾的繼續發展，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掌握世界命運的政治家們，既無法奠立世界永久和平，只好採取下策，積極準備自身的實力，以防範於未然了。所以蘇聯在積極擴軍，美國也在加強國民軍訓，中國是國際的一環，在這充滿了火藥氣味的國際環境中，能夠不預爲準備嗎？所以我以爲學生集訓，是在應付這種擾攘不安的國際情勢，以防萬一的一種措施。第二學生集訓是一種警戒色的作用——由國外看，蘇聯不也是在大吹大擂地宣傳：他們政府對於青年訓練的計劃是如何龐大，訓練是如何的徹底嗎？美國呢？自然不甘後人，也採取延長征兵，增加軍費預算，舉辦國民軍事訓練等恐嚇性的措置，大家都在表示自己在軍事上有所準備，以警告他們心目中的假想敵人。由國內看，共產黨宣佈的「解放區總動員令」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政

府在這種情形之下，爲要應付內外，也不能不依樣畫葫蘆了。於是繼續征兵，集中學生軍訓等把戲便隨之而演出。所以我說集訓的第二目的，是同昆蟲的警戒色一樣的作用。

(二) 集訓對於青年的損益

一句老話，也是一句極真實的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年的集訓，不但耽誤了青年們的升學機會，荒廢他們一年的學業，同時更會使他們把所學的忘記大半，這不是在迫使青年學生開一年的倒車嗎？另一方面，這種並非出於自願的訓練，足以影響青年的心情，由於這種煩悶急躁的心情，易演變成青年的心理變態，由於這種不情願的管束，會使一個溫馴的青年，變成一位粗暴的老兵，所以集訓的青年，變成一位粗暴的老兵，所以集訓不獨耽誤青年的學程，同時也刺激青年的心理，影響青年的性情。然而，話說回來，只要政府真是爲普及國民軍事教育而集中訓練青年，那麼，在這一年當中，必能使青年在體格，生活習慣及軍事知識上奠定相當的基礎。學習不一定指讀書，如果政府在誠心訓練青年，則集訓不過是增多青年們一年的學習時間而已，不但無損

鄉居外一章

鄉居

塔前
看山茶花
含蕾一朵朵
慵懶的開謝

貓兒蜷伏門檻外
對九月嫩陽
垂蓋瞌睡的眼
無暇規計天邊時日

白鴨子

(扁嘴代手)

捕捉魚蝦
屋角打穀聲
減輕了木堆的重負

灰色牛蹲池畔
闊大的芭蕉葉
張着圓圓像雨傘

通域的大路
人影踏人影
來了又走了

昨夜水鬼
留下的足印
斜掛雲端
鋪紅淨空隙
鋪靜止的湖面

伏

林蒲

織女衣

纏綿心迹：

：滴滴水

匯聚涓涓長河

流日夜……

熟練的手，
與如水的歌聲

「織就你，
身上的禦冬衣。」

「紫丁香。黃薔薇。
月桂。吐露馨香
永飾你胸前；

「一針，一線，
陪伴你
溫潤的夢中
從不孤單……」

暖

暖

……桂葉比浮槎
我渡過萬里駭浪
北風凜冽裏，
(沙漠上，追問
自己的影子：)
千頃綠茵草原，
破舊行囊裏
一件汗漬的毛線衣。

，反有補益。

(三)對於集訓的希望

集訓既然是為普及軍事教育，不是普及黨化教育，所以希望政府千萬不可把黨派的勢力伸展進去，更不可對受訓青年，在思想上加以無理的控制，於行為上施以過分的束縛。總要他們把集訓營看如學校，決不可使他們把集訓營看為集中營，這樣，才不致影響青年的學習興趣。其次希望集訓的科目，多注重技術(如駕駛及新武器之使用等)及軍事學，少注重操作，因為集訓是非常時期用人的準備，操作在非常時期不算太重要，即使重要，以一個高中畢業生的程度，要在短期內將各種操作學習純熟，誠非難事。然而談到技術與軍事知識，就恰好相反，必須平時訓練成熟方可。再其次是希望將來實施集訓的時候，不僅注重軍事課程，同時必要兼顧受訓青年升入大學必須具備的各種基本課程。能如此，才不致得此失彼。

總之，明年夏天，我們將穿上軍裝，荷起武器，開始一年的軍人生涯，我們應以愉快的心情去接受這種訓練，因為我們要顧全大局，不得不要屈自己，要保全大義，不可不犧牲私利，我何只要本着為國家前途而學習的求心，努力去學習，不管政府的本意如何，對我們都是不無益處的。國家實在經不起鬧了！只有大家忍辱負重，國家才有希望。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青年，從國家及人民的利益着想，我不但不該採取任何反對的行動，我們反應忍受這一點委屈，含笑地踏入營地。

缺

陷

美

總愚

唐明皇藝術生活淺識之一

我常常問自己：人生最高的憧憬和追求，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我得的結論是：精神的。而此所謂崇高的精神上的憧憬和追求，則人人不一。但不管是真、是善、或是美，而其為：「理想的」則一。這種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惟其如此，表現於心理上才有遺憾；而於日常生活中，才有所缺漏。惟其有這種缺陷，人生才有所憧憬，有所追求，生活也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缺陷與美在上述的論斷中，雖可交互影響，而成立「缺陷美」，但缺陷美這名詞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因為：缺陷和美彷彿是絕對相反的。缺陷美到底是缺陷呢還是美？我覺得就缺陷的本身講，缺陷就是缺陷，而缺陷所產生的某些東西不管物質或者精神的有可能是美的。從名學的推理看來，或許可以說，沒有缺陷，也就無從觀出美。白哲圖面上一顆黑痣，「大漠孤煙直」，不調和或者缺陷的部份也就是完成美的部份，不過這個「美」的意義與和缺陷所產生的那個「美」有別，這個

美，是美的本身罷了。明白了這一點，就不致為缺陷美這名詞弄暈了。明白了這一點，則龔自珍的：「未濟終焉心飄渺，百事翻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李義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些從藝術的眼光寫出的缺陷美，也就容易了解了。正因為近黃昏，才能成其為無限好。秦觀的鵲橋仙詠牛郎織女：「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也就是這個意思。

歷史上有名的「馬嵬坡」之變，是一幕悲劇。由這悲劇成全了唐明皇美的追求；也充分地說明了「缺陷美」。

明皇在藝術上的造詣很深，但在楊貴妃進幸之後安祿山造反之前，他的生活是安適的，愉快的，而不能稱之為藝術的，美的。從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緩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這幾句詩的描述，可以看出這時明皇生活的一斑。但自：「漁陽鞞鼓動地來……宛轉蛾眉馬前死」之後，明皇的藝術生活開始了。「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

鈴腸斷聲……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更是何等淒慘而富於詩意的境界呵！長恨歌傳「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香不能得。」此時明皇思念楊貴妃之情，貴妃之意不是筆墨所可形容。假設安祿山不造反，沒有「馬嵬坡」之變，貴妃始終與明皇處深宮裏過着：「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的舒適生活，我很懷疑明皇在藝術上的成就，會和未亡國前的李後主有什麼兩樣，正因為前者有「馬嵬坡」之變後者身為階下囚，我們才有用血淚書寫的文章可讀。

我總認為引導明皇入全美的，更高藝術境界的是臨印道士，他在虛無飄渺的仙山上找着楊太真，給明皇寄下了，虛無飄渺的希望，永遠無從實現，永遠在追求着的希望，這種無法實現的希望，便是缺陷，便是美，便是「缺陷美」。

少年游

明月歌 午夜月下即興

最是那年夜皎潔的明月，
微笑着，像我最鍾心的戀人。

幽靜的天空，沉思的藍色，
還撒上那幾顆明亮的星星。

幽靜的山谷回復了原始的幽靜，
溪水低唱着多甜美的歌聲。

啊！只有我獨站在這幽靜的中間，
不知道這是否就是真善美的仙境。

最是那年夜皎潔的明月，
微笑着，像我最鍾心的情人。

秋風落葉歌

秋風啊！你在騙人，
你總是說：

「我用清涼洗淨你胸中的積塵。」
但是我的夏時已到，

青春的一切將全成夢境；

明春有位游人，

她曾見過我的韶年時分；

她會來，會來，

會在這山林中四處把我找尋，
我可已是無蹤無影！

孤獨歌

有誰此時在獨自微笑，
對着自己的幻想微笑，
像我一樣的孤獨？

誰此時沉着頭在寫信。

給這世界上他唯一的知友？
我願以衷誠向他祝福！

誰此時正緬懷古人，

對着星星（或明月）深深的嘆息？
我願以沉默向他祝福！

誰此時正獨個兒期望着，

期望着未來世界的和平？
我願以崇敬向他祝福！

更有誰此時在這茫茫的世界裏悲傷？

看着自己的影兒悲傷？
像我一樣的孤獨？

我問殘月

伸手向空中一畫，

寂 寞

八

啊！竟畫出一個月亮。
可是月亮啊！

你為什麼像我一樣？

像我殘破了的心情一樣，
也只剩得半邊了？

伸手向空中要，

啊！他竟不肯還給我的月亮，
月亮啊！

你為什麼又不是像我一樣，

像我的理想一樣，
永遠的圓滿，永遠的美好？

你可知道是誰拿走你的那一半邊？

他倒會常常還了給你，
只有我殘缺了的一半（心情）

也許再也無法尋找得到。

自輓詞 英 施諦文生原著

在這曠野的星空下面，

挖好墳穴讓我長眠，

我愛戀生命也樂於死去，

瞑目前我却有一個心願：

望你把這些作為我的輓聯：

他躺的這裏是他所期念的，

如飄海歸來的水手之家，

如推獵歸來那獵夫的田園。

寒月夜

譚 枏

「你看過冰心的姑姑麼？」陸文問我，後由一面把頭抬向天空，凝視着，往事像在他心中浮起了。

這是一個稀有的冬天晚上。本來山城的冬天，微雨終日，霧氣籠罩着整個大地。可是今晚，却很特別，風一陣陣從南方吹來，吹走了積雲，天空變得高而藍了，一輪大而圓的月亮，剛從山頭上升起，飽滿的光輝落在枯枝衰草上……

雖然氣候是一個秋天似的爽朗的氣候，但是陸文的心中，却佈滿陰霜。因為白天考試的不如意使他的情緒壞到極點。他的眼睛紅得像要哭一樣，淚珠的光芒在眼中閃爍着，目光直視着前面，可是我知道他什麼都沒有看見。

為了不願他再沉鬱下去，我努力去挑逗他談話。「給我講講你的好朋友吧，或者講講你兒時的趣事吧！」

他給這句話的回答是更深的沉默。可是，從他斜臥在草地上仰着頭，盯着月亮眼光充滿着悵惘的神情看起來，我知道他已經忘却了現實，迷失在遙遠的回憶中了。「冰心的姑姑你看見過麼？」突然他打破沉默，這樣問我。冰心的姑姑我是看見過的。這是不幸的兒童的單戀的故事，我開始猜疑他的憂煩是由于他憶起的不幸的

初戀。我用同情的語氣回答說：「看過！怎樣？」他回過目光看着我，嘴角上浮出一絲含羞的微笑。他講述了：

「我要講給你聽的這一件事情，在我的心中，整整的擱了六年了。我一直把它隱在心的深處，我怕提起它，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是害怕人家笑，也許提醒了自己不免要難過吧！總之這件事我從沒有告訴任何人，可是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希望你不要說開去，你答應我嗎？」

我點點頭，他又接下去說：「廿八年的春天，日機光臨了這個小山城，作了一次殘酷的轟炸，我們家便遷到距城三公里的鄉下去，那裏叫做岩脚寨，我的一位伯父有一片田地在那兒，同時還有幾幢小茅屋，就在這幾幢小茅屋中，擠着住了五家人家，在不太寬大的房子裏，擠滿了大人小孩子，床鋪衣櫃桌子和別的傢俱；擠得叫人不能愉快的打一個轉身，擠得熱鬧極了。

「這幾幢小茅屋，後面是一座高山，週圍除了田地以外，幾乎沒有一處平坦的地面，我們一羣小孩子們大約有十五個光景，大的不過十三歲，小的有剛會走路的小娃娃，我們整天無事可做，便在屋子前

面一片墳場上，玩着各種遊戲——搶江山，捉迷藏，放風箏，捉蟋蟀和打架……都是我們每天的工作。

「在這一羣當中，女的共有八人，兩個是我的堂姐姐，一個是我的妹妹，三個堂甥女，另外兩個算是表姊妹，大約叫林璐小的叫林璐。林璐年紀比我略小三個月，她……」他的話被我的好奇的發問打斷了。我忍不住的問了一句：「她美吧！我想……」可是看他突然不高興的樣子，我就很快的停住了嘴，要求他再講下去。

「你聽我講，你看，剛一提到女的，你就慌的不成樣子了——她的小名，叫……」他停頓了一下，臉上有絲慘然的微笑：「她叫茅姑」，於是我知道他為甚麼會想起冰心的姑姑了。

「我對她的稱呼是跟我的堂甥女們一齊叫的，其實我並不比她小一輩，祇是喊開了頭，我就始終不曾喊過她的名字，『姑姑』這詞好像有一種尊嚴，使她和我中間劃開了一條鴻溝。」他又停頓了一下，好像千頭萬緒，要整理出路線來講實在不容易似的。這時月兒已昇到距離山頂很高的地方了，草地上顯得很寂寞。風吹來，頗有寒意。我勸他進寢室去再講。他不理會，依然沉思着，一會兒他又開始了。

「那時學校還沒有設立，我們一天到晚就是玩，掉早上被硬拉去畫完兩篇字之外，便都蜂擁的跑到房前的墳場上去了。可憐的墳頂被我們爬得寸草不留，光禿禿的像一個個土堆子。說也好笑，有一天，伯父突然叫我們這一羣小孩子來訓話，說晚來狗叫得很厲害，又沒看見有甚麼人經過，一定是被我們玩光了的墳的鬼主人，來討債了，叫我們大家去磕頭謝罪。於是我們一個個都跑去磕頭。墳場上，暫時少了我們的影子。可是不久害怕鬼的心理被時間沖淡了，場上依然充滿了我們歡笑聲。但這是後來的事，讓我接着前面來講吧：

「那時我恰是十一歲，但是由于我從小就愛看書的習慣，我對於一切事物都很敏感，還早熟的知道了許多智識，有時甚至自信多情，這使我幼年的生活，多了一點歡愉，也多了一點創傷。

「每天，吃完中飯後，我們都集在墳場上，大家玩捉迷藏，搶江山……我們初見時所感到的生疏，不久便完全消失在打開鬧中了，我們像同處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的玩着。在捉迷藏時，我跑得最快，不容易讓他們抓住。可是當我發現茅姑是他們之中跑得最快的，我恨不服氣便假裝給他們捉住而被罰去捉人，拚命去追趕她，我們跳過岩石，爬上坎坡，在快要捉住

她時，她一閃，又跳開了，……就這樣逐漸的我跟她變得熟識起來。

「我記得很清楚，」陸文嘆了一口氣，休息了一會，又繼續說下去：「我發誓，我仍記得清楚，那時我真的——說俗一點吧——真傾心於她了。她是……」

我知道我現在應該打斷他的話了，事實他正等着我去打斷他。「你該告訴我了，她長得美嗎？」我輕輕地問。

「她有一雙大而圓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美麗的身材，可愛的風度，——可是，有時簡直不敢去捉她的面容，怕引起苦痛的回憶……」我們兩個人都沉默了。

「她有一個強健的身體，有一次，也就是為了避空襲，我同她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山頂，她沒有一點疲倦，我們一同去採叢郁的野百合花，我們互相激勵，跳過許多岩石，爬上一層峭壁，後來走到一小片草地，我們坐了下來，野百合花發的濃郁的醉人的香，和大地的氣息，使我們陶醉了凝望着山下的景物，忘記了爬山是為

懺悔

同是這樣冷的天氣，天色同是這樣的陰沉。七年前的，一個清晨，敏妹死了。敏妹是個聰明可愛的女孩子。在她最後遺留的照片上還可以看出：圓圓的臉，圓圓的眼，圓圓的嘴，以至優美的鼻子都

了躲飛機，我覺得我們像是兩個遊山的人，那麼有興致，可是，突然我發覺她的眉間，似乎有一種不愉快存在，有幾次她好像要說甚麼話，又趕快的止住了，我正在納悶的時候，她開口了：「文，我要走了。」她用那大的眼睛盯着我的臉，我可以看出含著着的悲哀與怨懣。她第一次不用陸文來叫我，而叫我文，我想這是最初的一次，恐怕是最後的一次了，我低下了頭，怕看她的眸子，我也怕流淚。

「我沒有講一句話，離別開始在我的童心上，劃上了深而痛的一筆。此後，我一直沒有通過音信。雖然我們互相知道消息，而且時間已經經過整整的六年，可是，離別的悲哀，並沒有給時間沖淡，反而，她時常狠毒地嚙着我的心。」

月光正射着草坪，寒風越來越緊了，我陪着他默默地走進了寢室，沒有再說一個字，在創傷了心的人面前，緘默是最好的辦法，我惱悔惹起他講出往事，但已經太遲了。

忌家

顯得是圓圓地沉靜地對着鏡頭。啊，是沉靜的啊！她難道已預知後日悲慘的結局？像曇花一樣，留着的這最後的短暫的笑影，也就是使自己枯萎的笑影嗎？母親最喜歡她，這使得比她小一點的

詩人的課題

方敬

常人看不見感覺不到的，詩人看得見感覺得到。詩人應該有一雙無所不見的眼睛，銳敏而深刻的萬能的感覺，并且應該能響應一切時代的聲音。

常人看得見感覺得到卻寫不出，詩人不但能夠看得見感覺得到而且還寫得出，因為看獨具隻眼，會畫龍點睛，點石成金，打蛇能打着七寸，畫虎畫皮又能畫骨。詩人會運用創作方法，深知創造的真諦。詩人還要敢說，敢寫，因為他應該是個大勇者。

這些都是從理論的鍛練，藝術的修養；對現實與人生的體驗認識獲得的。這些都是詩人日常的課題，也是詩人終身的課題。

內容的生命是無限的

為了表現才有技巧。形式是有限的，內容的生命才是無限的。我們吟好的古詩或西詩，免不掉有年代，國度，文字與形式的隔膜與困難，為什麼它們還是能感動我們呢！那是因為他們有內容，永遠活著的內容，內容的無限的生命。這并不是說否定形式。當然，再好的內容也要靠形式去表現。形式是為了完成內容的創造應運而生的。內容可以創造形式，但絕沒有形式創造內容的事。

真的神往的心

「呼喚與血汗的，歌頌酒與女人的，美味幽林與月的，都要有真的神往的心，否則都一樣空洞。」要寫詩，首先就要有

政妹和比她大一點的我非常嫉妬。我們時常瞞着母親欺負她，雖然我們也很喜歡她。

她病了兩個多月。父親給她請了三位中醫，和當地僅有的一位西醫。每天打針、吃藥。病沒有加深，也沒有減輕，只是她一天比一天瘦了。臨死的前一天，我到她床前去看着她。她圓圓的臉瘦得只剩一層皮，在低聲呻吟着，看見了我，口裏喃喃地：「四哥，為什麼珊珊總不來看我。」我想我告訴她珊珊已回鄉下去了，幾日內怕趕不回來。但是我怕她失望，撒了個謊，我說：「現在我就去叫她來。」她乾瘦的臉蛋上露出一絲笑容，但立刻收斂了。痛苦折磨她，她皺着眉頭繼續呻吟着。

我站在那裏，不知道怎樣辦好。末了，終於退出來，臨走時還依依不捨的看她一眼。

我絕想不到這就是我看她最後的一眼了。以後，我沒有再看到她；也沒有，如我所答允她的，找到那和她很親密的珊珊表妹來看她。

當天半夜裏，我被一位親戚從床上抱起來，出了大門，一直抱到他家裏去。我在那裏，彷彿又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才發現我已經不在家裏了，又從那親戚的口氣中，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大聲的哭，嚷着要回家。他們把我關在房裏，讓我鬧。我鬧累了，沒有吃飯，倒在床上

，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過了幾天，他們才讓我回家。回到家裏，表面上好像什麼都沒有變，但是又好像什麼都變了。政妹還沒有回來。父親一個人坐在書房裏，閉上眼睛，不知道想些什麼。我叫他一聲，他遲鈍地點了一下頭，算是回答，眼睛始終沒有張開。

母親呢，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看到她。找了半天，我才從半掩的，以前敏妹的病房房門縫裏看到她。她像兩個多月來慣常做的，慢慢地，輕輕地，小心地，撫摸着床上的枕頭，好像那便是敏妹的臉。

我推門進去，她看見了我，在我來得及叫聲：「媽！」之前，她突然抱緊我，無聲啜泣着。我鑽在她懷裏，嚎啕大哭了

七年來，我每想到敏妹，我總十分後悔我以前曾經欺負過她。但是，後悔有什麼用呢？我連改正說謊的最後一次說實話的機會都沒有了。

敏妹死了，被葬在故鄉的城郊，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以後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敢提起別人的傷心，沒有人敢提到去看她。敏妹死後兩年，我們全家遠離家鄉，她更是孤零零躺在她的墓地上了，她會埋怨我們，說我們遺忘了她嗎？啊，我希望她說聲：「不的！」

同是這樣冷的天氣，天色同是這樣的陰沉。七年了，一個清晨，懷着悲痛的心情，我寫了我的哀思與懺悔。

三十五年冬稿於北平清華園。

真的神往的心。詩人內心遇有強烈的衝動，生命的激盪，情感的燃燒，不抒發出來好像就活不下去似的。「但覺高歌有鬼神，安知餓死真溝壑。」這是詩人創造的熱狂。要有一分真情，一分銷融生命的熱，才有一分詩。

一下打入腦筋

樸實，具體，直接，自然真純，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一下打入腦筋裏」，是史詩與民歌的優點，荷馬如此。詩經如此。魏吉爾與密爾頓就不大能如此。所以，依「尼易德」與「失樂園」雖稱史詩，但在「史詩」之前還得冠上一個「Literary」。一切含糊糊糊，吞吞吐吐，忸忸怩怩，做做作作的東西，縱然技巧多麼高，也不會是上品，讀起來令人着急，摸不着頭腦。

特定的詩

有種特定的詩，定性的主觀情感，加上定量的現實，行句七長八短，一定要流露出個狹隘的系派的氣息，於是便會得到特定的批評家的叫好。其實這種詩不過是糾纏在湖邊的拖泥帶水的蔓草，自身並沒有什麼生命，全靠一陣渺茫的風吹着它動。

做母親的精神

世間沒有不是母親的孩子。況且，孩子不會從腦筋裏生下來，而必然得一定要經過「紅門」。這使我想起希臘神話些的司智慧，學術，技藝，與戰爭的女神，阿塞娜（Athena）。他是宙斯（Zeus）與米蒂斯（Metis）的女兒，在生她之前，宙斯把花的母親吞掉了，她後來從宙斯的頭

裏鑽了出來，作戰爭的號叫，穿着金副甲胃，這畢竟是神話。在詩的創造上絕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沒有做母親的那種受苦難的偉大精神，就不能做詩人。

把光獻給世界

新詩向來是個冷門。抗戰早期。走了一點鴻運，但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書店總不大樂意接受新詩集，而印新詩集的也很少不倒霉的。現在，整個文化都受了惡勢力的無情的摧殘，新詩不用說更是遭殃。真正的詩人要忠實人類，於理想，於現實生活，於自己，與一切假的，醜的，惡的，壞的，黑暗的都不相容，與凡俗的榮利斷緣，因此，也就往往不見容於世，不見容於某些人。他應該勇敢地負起人生與詩雙重的十字架，不畏挫敗，攻訐，仇視，迫害，而用真理與意志的鑽子把現實的頑石敲出火花，熱誠地把光獻給世界。

「百鳥圖」

我外祖家從前有很多名貴的公畫。有幅「百鳥圖」被他們視為無上的家珍。畫上有一株什麼大樹，一百隻小鳥；「春天」掛上這幅畫，樹上的花都開了，小鳥都在飛，一切都是春天的景象。到了秋天，樹上的葉可都掉了，鳥都歇在枝上。這畫因時而易，完全像活的。……「老人」家愛將着長鬚，津津有味地對我們這樣誇耀着。我却疑心怎麼會這樣神奇的事。這幅畫平時是難得有眼福看到的，除了婚壽慶典在正堂裏掛一下而外。因此，我也只看見過幾次。在春天看見也好，在秋天看見也好，那幅畫却始終如一，並沒有什麼變化。因為我當時年齡還小，不懂得什麼

，對外祖的話更是鈞罕。有一次，我竟大膽地問他，「百鳥圖我春天看過，秋天也看過，為什麼鳥飛着的總是飛着，歇在樹枝上的總是歇在樹枝上，秋天葉子不落，還是開着花，並不像你說的四時不同呢？」「孩子，你還小，你的眼力還不夠，還不夠！」外祖笑迷迷地說。

這樣，「百鳥圖」在我心裏一直是個謎。

外祖早已去世，他家已完全破壞，那幅畫已不知上哪裏了。但是，現在我倒能照自己的意思來解釋那個謎了，雖然我對繪畫仍然是個眼力不夠的外行。那幅畫，我想，許出自一個藝術的匠，不同凡響，畫得入神，栩栩如生，動人極了，在觀者心裏產生一種藝術的效果，外祖的讚賞無非是說它具有生命與活力。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要訣也就在此。

我們知道，一首好詩，也就是一「百鳥圖」要有跳躍着的生命，永遠活着的東西。

詩裏面躍動着的是心，是愛，是憎，是熱火，是戰鬥，是不可磨滅的生命！

十年如一日

俗語說：「要得工夫真，毛鐵磨成繡花針。」然而，有的人專憑一點「靈感」，賣弄一點小聰明，偶爾拈得一兩行警句，便沾沾自喜，忘乎其形，詩之來好像是自天而降的「瑪拉」，沉默十年才寫一行詩便算天下最了不起的大事。其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當然尤其應該從擴大與深入生活着手，功力不夠，勉強做不到的。寫詩應該有十年如一日的疲勁。若吟的杜甫不好是值得我們取法的老師？

夢與曙

光

梅瀨

……：天空中呼嘯着穿梭的炮彈，雨點般的打在我们的四周，也落在敵人的四周。斷續的機槍子彈，在頭頂上橫飛直闖着。大家帶着笨重的脚步，困疲的心，向前盲目地衝去。

「殺呀！衝呀！」

「殺！衝啊！」的呼喊聲，激動着荒漠的原野。

着魔似的隨着這巨大而警惕的聲浪：血在血管中沸騰着，脈搏像浪潮將來時的海港，在一起一伏而漸漸變得猛烈了，手在微微的顫動，嘴唇變得蒼白得像張紙，低聲地苦求一點水，來制止極度的口渴。但是腦子昏亂地翻滾着，……而且，十分特異地，我發現和我們敵對的那一方：人們的一切表情和動作，和我們一模一樣：……我耳鼓邊奏着這驚心動魄的戰場交響曲……

喊殺聲又起了。雙方的前鋒已經快要相接觸了。

啊！前面那塊廣漠無邊的平原上，一面軍旗高高地扯起來了。

唉！這已是闊別多年的，如今又狹路相逢了！

……我禁不住倒在一位同伴的身旁，他扶起了我，滿懷疑惑地問我：

「受傷了嗎？」

我靜靜地搖着頭。

「你太不中用了」他用着軍人特有的武斷的聲音說。

靜默統制着我們的四周。一會兒，一種尖銳像吹哨的聲音，在耳邊爆發，接着便是天崩地裂轟的一聲，一顆炮彈正落在我們的近邊，我被震得高高地跳了起來，又循着跳起時的路徑落下了，落在一個充滿污水的泥沼中，我覺得我是慢慢地沉沒下去，已經快要窒住呼吸了，我努力地掙扎着，奮鬥着，終於我是完了，我已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但是身子還是往下沉，往下沉，沉……

……當我睜開眼睛時，深闊的泥沼消失了，熏人的火藥味聞不到了。原來我還是在躺在床上，被窩已被踢下床來，壁上的掛鐘沉重而有韻律地敲了十二下。時間已是午夜了。窗外正下着傾盆的大雨，那由細小的水珠聯成的玻璃箭，不自量地敲着玻璃窗子，搖撼着屋宇……

突然大地明亮如同白晝，一切被黑暗吞噬了的，都顯現了更為清晰的輪廓；閃雷在天邊的馳騁着，雷聲發怒地搏擊着山谷。

我彷彿站立峭壁的懸崖。我遲疑着。

我忽然想到我是否是在夢中。既然是夢又清晰得如同白晝。我耳邊充滿了夢中的X廝殺聲。我覺得做夢的，是我此刻的自己。我十分迷惑不解。我試咬咬指頭，那歸心的苦痛，使我發現了自己。我已經醒了。啊！一個夢，一個奇幻的夢，一面軍旗，一面久別重逢的軍旗！它使我回溯到十餘年前的情景。那是和夢中一樣逼真地，對方高高扯起的，也是那面軍旗，同樣的叫囂，同樣的衝殺。只是那次我絲毫沒有受傷，相反地我們是勝利了。此後我離開隊伍了，為着不忍同類相殘，為了和平，也為了戰爭的殘忍。我開始過着一般酷愛和平的人們的生活，直到另外的一個戰爭！那戰爭是全民族起來抵抗侵略的外侮的！我們手交手地戰鬥着，伴着那面曾是敵對過的軍旗！我們熱熾地戰鬥着，死亡着。過了八年的掙扎和流血，敵人倒下時，我們終於勝利了，和平之神，開始用他仁慈的手，在城市，鄉村，在全國的每個角落，作着溫情的撫摸。而恰好在這時候，我在夢中做了個如此的噩夢！……像踩到夢的邊境一樣，我遲疑着。而外邊，雨聲止了。夜還在慢慢地蠕動，拖着它那吃飽了一切骯髒的遲鈍的龐大的軀體。我無法入睡。我坐起來靠在床頭靜靜地吸着煙，驅去那惡夢。我準備捱過這漫漫的長夜，等候着黎明曙光的到來。

飽

死

鬼

一 亨

下了三天三夜的雪，又過了三天三夜，雪還一點沒有消意。山頭屋頂，全都臃腫起來；林園，田野，像撒滿着棉花似的，一片銀白色的波浪，起伏着，蜿蜒東去，一直到極目處的遠方。

田七從土牆洞口伸出蓬鬆的頭來，瘦削的臉孔，蓋滿了塵灰；一雙發着青光的大眼，畏縮地半睜了一下，立馬又合上了。一面縮縮腦袋，一面失望地說：「他媽的，雪還不見消呀！」

「要望它消嗎，早得很呢，我說小娃的爹，為了我們的孩子，還是到有飯吃的地方去一趟吧，我們有……有……」

「我們有三天沒見飯啦！」坐在火旁打瞌睡的大孩子接着母親說。

「唉！」田七嫂躺在火旁的草窩裏，病餓和寒冷使她站不起來。她愛憐地撫摸着彎在她胸前的小兒子的光屁股，長嘆了一聲，兩滴水晶晶的淚珠滑溜溜地從她的四下的眼角滾下來。

「唉！我何嘗不想早些出去呢，只是你病得這樣……而且如今的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的啊！」他搖搖頭，呆看着黑森森的屋角，心中想得很遠。

柴火突然燃亮起來，照明了田七的水汪汪的眼睛，也照明了大孩子黑瘦的胸膛

，一條條的肋骨，清楚浮現地。

「爹，王太爺不是同我們很好嗎？我們每年收的穀子，整石整石的送給他，現在我們沒飯吃，你為什麼不向他要一點米來呢？」大孩兒有氣無力地說。

「唉！小娃，你真是小孩子，天下的事那有這樣簡單，人家看我們比牛馬還不如呢！」

「可是我們要吃飯呀！」孩子睜圓着眼，好像吵吵似的大聲吼着，聲音很沙啞。

田七不曉得怎樣回答了。他彷彿聽見自己也在大聲吼着：「我們要吃飯呀！」

「那麼，去吧，小娃的爹，」病着的女人鼓着勇氣接下去：「也許他們會發慈悲的……去吧！早去早回，我，我的病沒有關係。」

田七立起身來，脚手彷彿一般粗細；搖晃搖晃地走到門邊；門一開，寒風襲攏來了，他打了一個寒噤，站住了；短短的破衣，零星的布條子在風中飛舞着：「呀，好冷！」他上才捉對兒打着牙，呆視着遠方。

「爹，你想什麼呀！」

「唔！沒想什麼，我就要走了。」田七毅然踏出門去，又回頭看看陰黑的家屋

。 「爹，你要什麼嗎？」大孩兒的聲音追着他。

「唔！不要了……」他躊躇了一下，「那麼，我走了！」

「快點回來！多帶些米回來！爹爹！」

「快點回來！我們等你咧！小娃的爹！」

「哦！」在他再回過頭的時候，屋門被關上了，屋子突然黑暗下來，過一會兒，又發着刺眼的寒光。

日子過去了，雪還沒有消，田七不見回來。一天，兩天，三天……娘兒們緊偎在草窩裏，腳幹軟軟的立不起來，火烟一點也沒有，全個屋宇沒有一點溫暖，冷冰冰地。

大孩兒叫肚子餓得難過，死命的啃泥土，啃枯草，小孩兒成天啼叫，翻來覆去的不寧靜，田七嫂的心給他們撕碎了，幾次想立起身，又軟軟倒下去，想起外出的大夫，不知是凍死是餓死；眼看骨瘦嶙嶙的孩兒們，不知能活多久，她恨不得馬上斷了氣，倒反而乾淨。

第四天清早，田七嫂試了幾次，終於

立起身來，扶着牆，半步半步的往外移動。突然孩兒們摸不着媽媽，沙聲大哭叫起來了。

「媽媽！」「媽媽！」

「不要叫，我的兒呀，我出起看看你的爹來了沒有？」她摸出門來，顫巍巍地在風中發抖，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沒有脚印，沒有路，她呆望着遠方，絕望地流着淚。

「媽媽！」「媽媽！」

「就來了，我的兒，你的爹遠遠地來了。你們乖乖的等着他吧！」她一面誑着他們，一面向屋後移動。

「啊，爹來了嗎？叫他快進來呀！」

「我要吃呀！」

「我也要吃呀！」

孩子們聽不到回聲，

「媽媽！」「媽媽！」……微弱的哀叫，一聲更比一聲微弱了……

傍晚，田七帶着兩塊麵糰回來了，他汗溜溜地衝進屋裏去，只見兩個小孩子彼此抱頭對哭得死去活來。

「你媽呢？」田七一屁股坐在地上。

「呀，爹回來了！」孩子們猛撲過來，

「你媽呢？老大！」

「媽」早就出去找爹去了！」

「你媽呢？老大！」

「媽」早就出去找爹去了！」

「你媽呢？老大！」

「媽」早就出去找爹去了！」

「你媽呢？老大！」

「媽」早就出去找爹去了！」

「噫，我怎麼不見呢？」田七忽忽走出大門，左右張望了一下，沿着簷底一半殘碎的印象，繞到屋後去。

「呀！」一旦稻草人似的東西，冰冷地擺在他眼前，他嚇得退了一步，心兒怦怦的跳着。

「呀！小娃的媽！你！」他呆着了一陣，街上前去抱住飄蕩的尸身，淚水撲簌簌地淌下來。

「啊，一切都是我的過錯，我也不想活下去了！」他解下屍體，回頭跑進屋來，眼裏發出從未有過的兇光。

「都飽了嗎？」他憤憤地喝道，隨手提過一把沉重的鋤頭。

「就要飽了，爹爹！」孩子們齊聲說，天真地笑了。

他看見孩子們的可愛的笑臉，心就軟下一半，溫和地用手去撫摸他們的頭髮。

「那麼，快點吃罷。」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他看見孩子們大口的吃着，很快就要

花 谿 的 秋

花溪的春天是那麼艷麗，嬌媚，一切充滿活力，以致人們都擁到這兒來，所以，花溪的春天對人們不是陌生的，他們曾欣賞過那清清的溪水，映着兩岸嫩綠的垂柳與媚人的粉紅色的桃花，也曾在那綠草如茵的岸邊消磨上半天，讓春的濃烈的氣

把麵糰吃光了，手不由得發抖起來，心中很懼怕。

「我先吃完了，做老爺！」大孩兒拍手叫起來。

「我也吃完了，也做老爺！」小孩子也叫起來。

「啊——」他呆了半天，忽然立起身來。

「飽了沒有，孩子們！」

「脹鼓鼓的了！」孩子們摸着肚子笑

。

「那麼，讓你們做個飽死鬼罷！」田

七心一橫，才一咬，眼一閉，手一抬，嘩

啦一聲，結果了孩子們的小生命，立刻衝

出門來，奔到妻子吊死的地方，狠狠地

頭伸進繩套裏，腳一蹬，另一具稻草人

在風中飛舞了。

天上雪花下得更大了，寒風嘶嘶溜過樹

梢，一忽兒，兩具稻草人被雪遮蓋了，又

一忽兒小茅屋差不多與地面一樣平了，好

像不讓人知道這幕悲劇似的……。

息去陶醉他們。

當夏悄悄的溜去，烈日的炎威稍殺之

後，秋來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花溪的

秋天是陌生的，他們不能在秋天的花溪找

到刺激，誘惑；因之他們也不來光顧。的

確，秋天是冷清的，蕭殺的，牠沒有野花

開。

定。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